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七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勳勒卣參閱

王鑑川文集

疏

王崇古

確議封貢事空疏

北虜封貢

歷查嘉靖二十九年開市之議始因北虜各酋擁犯
薊鎮執馬房內臣楊淮等九十二人許以奏請開市

得釋生還。既而糾眾駐邊，累言要挾，動稱不許，則入搶，詞甚悖謾。當昔邊臣具聞，先帝初未允許。既而大發帑銀三十萬，爲修戰具，擢咸寧侯仇鸞爲大將軍，聲示捷伐，鸞握重兵出邊，搗巢，遇虜失利，畏虜復犯，乃遣家人時義等遠出漠北，陰賫金幣，厚媚俺荅，許請開市。苟違臯譴，先帝既誅仇鸞，以構虜，嚴垂禁令，以復容開市者，斬。蓋深惡鸞之媚虜欺罔。大誤邊計也。今且二十餘年，諸虜侵犯無常，邊臣隨時戒備，何敢重蹈覆轍，媚虜請市，以故違禁令，自陷重辟。

○所○以○能○制○虜○順○內○者○亦○恃○我○能○禦○之○耳
耶。且虜勢既非管強我兵亦非昔怯。雖不能窮追以

滅虜。時出搗剿以宣威。虜雖嘗糾衆而深入。狂逞天
卽降罰。而人畜歿亾。卽如隆慶元年。老把都土蠻糾
犯薊東。則棒椎岩千騎。一肯落岩盡死。俺酋父子。深
犯石州。則人馬道死萬數。臣自撫夏督原。凡七載。每
督陝西延寧各鎮官兵出邊搗剿。節年共斬首千餘
級。其陝西四鎮五年之間。斬獲虜首通計三千有餘。
套虜之披靡已甚。而老把都之被禍已深。卽虜使自
訴。彼近邊駐牧。則分番夜守。日防我兵之趕馬搗巢。

遠搶番夷。則留兵自守。時被我兵之遠出撲殺。在虜
既未遂安生。故遊騎不時近邊。擾我耕牧。大舉每歲
窺逞。勞我慎防。在我亦無時解備。華夷交困。兵連禍
結。故思一容通貢。各遂保全。審時度勢。萬非昔年開
市之比。今部科之議。乃以禁例爲援。夫先帝禁復
開馬市。未禁北虜之納款。今虜求許貢。後容伊買賣。
如遼東開元廣寧互市之規。夷商自以有無市易。不
費官銀。不專市馬。亦不過通貢中之一節。非復請開
馬市也。臣等雖至愚。苟無利於國家。有違於禁旨。何

甘身冒重辟而爲虜請乞。但歷查俺酋父子兄弟之
橫行各邊者凡四五十年。而累犯薊鎮者三五次。當
其震驚。宸嚴流毒畿輔之時。孰不欲飲其血而食
其肉。然發言盈庭。文移充棟。空抱滅胡之志。未收邊
虜之功者。雖勢力之未能。亦緣議論太多。文法牽制。
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歲秋。昔老酋糾衆東行。三
衛綽風傳報。京城戒嚴。至倡爲運甓聚灰之議。擁門
城戰之圖。率以爲禦虜長策。其不至貽笑於虜者幾
希矣。今虜酋納款乞貢內附。乃必欲定久要。守尺寸



以可保百年無事。它日有失。究首事之罪。豈惟臣等所不能逆料。雖俺酋亦恐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弟。姪能要諸酋於目前而不能制諸酋於身後也。夫拒

虜甚易。執

先帝之禁令責虜酋之難保。數言可決。

身在宜大而通策各邊此亦邊臣識

虜必發憤逸去。在宣大近以遺降之恩。兵馬之力。或度所不能及也

可保數年之不侵。在薊遼東有土蠻之擁衆。中有三

衛之構結。必將歲糾俺酋父子為聲援。以窺近郊。而

陝西三邊則吉能子弟部落。河套既不能容。賓兔諸

酋。久已分駐河西大小松山。頻年侵擾。畚漢不時過

河內侵。甘肅延寧。四時戒防。蘭靖洮河。久將難支。九邊無息肩之日。財力有莫繼之患。雖有智者。恐無以善其後。求不戰屈兵。全師全疆。不可得矣。及查得國初。非虜原有通貢之例。正統初年也。先以剋減馬價。而稱兵。載在天順日錄。可查。夷種亦有封王之制。如哈密忠順王。原以元種。聖祖封之。哈密以爲我藩籬。後爲土魯番所執。尚取其子養之。肅州收其印貯甘州庫。先臣王瓊處置土魯番奏議具存。其弘治初年。迤北小王子。繇大同二年三貢。前撫臣許進題允。

誌刻見傳。夫揆之時勢。旣當俯從。考之典制。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夷虜之來王。昭聖王之慎德。以傳天下後世。以示東西諸夷。以光中興之大烈。以觀二祖之耿光。實帝王之偉績。清朝之盛事。何諸臣疑憚而未深長思耶。其通貢一應善後事宜。會同宣大撫臣孟某劉某。逐件面確。務參酌衆議。裁定畫一之規條。成八事。伏乞勅下兵部大集廷議。特賜宸斷施行。

計開

一議錫封號官職以臣服夷酋照得北虜各部落惟土蠻爲小王子之裔屯駐遼薊東北衆十餘萬其控弦帶甲者不滿數萬虜種雖衆而兵未精強故難獨逞俺答故兄吉囊并其弟老把都三人原係土蠻臣屬分駐宣大迤北雲州青山河套內外河西大小松山連年搶虜番漢盔甲器械旣多益以板升姦逆教虜爲兵戰陣攻擊尤健兵號精強但衆勢分據未易卒合故每次入犯必糾會於數月之前聚衆至十餘萬方敢深犯否則各分邊境趁草駙牧皆遣精騎撲

搶窺農。此虜中之大勢也。今俺答乞一名號。雄制諸夷。除土蠻不隨伊調度外。餘虜行輩。惟俺答爲尊。或可錫以王號。頒給鍍金印信。如忠順王及西番諸國例。俾彼可號。召其弟侄子孫。爲國藩夷。其餘大枝在東。如老把都。在西。如吉囊長子吉能。并俺答長子黃台吉。俱宐授以都督職銜。如三衛故事。各枝子孫。如兀慎打兒漢。台吉。擺腰小把都兒。台吉。俺答尚有三子。第四子賓禿。台吉。第五子野兒。鄧台吉。第七子不他。失禮孫男四人。扯力哥。那木兔。跛兒。啞都。小把都。

兒台吉俱黃台吉子老把都五子長子把都黃台吉
二子青把都台吉二子來三元兒台吉四子滿兀四
台吉五子滿兀帶台吉吉能弟三人打兒漢台吉銀
定把都兒台吉筆寫契黃台吉子二人長子把都黃
台吉次子綽庫兒台吉姪七人賓兔台吉扯力兔台
吉大家阿不害合手計黃台吉切侵黃台吉禿還阿
不害朶兒見台吉哆囉土蠻四枝哆囉土蠻把都黃
台吉麥力艮台吉着力兔台吉克鄧台吉永邵卜三
枝及成那言把兒谷阿不害阿落氣把都台吉俱老

把都姪男及成那言子二人長子阿不害次子挨四
阿不害委兀兒慎四枝着里兔台吉滿克賽台吉旭
胡弄台吉褚叱把都台吉俱俺答族姪哈喇慎二枝
打刺名啞台吉把都兒台吉俱老把都姪共四十六
枝大者衆至萬人次者數千人小者或千人或數百
人雖衆寡強弱不齊俱係俺答親枝酋長俱須授以
指揮職銜其俺答帳下哈台吉打兒漢諸女婿他不
浪十餘枝俱聽老酋統調各須授以千戶如把漢那
吉阿力哥近例各賜之冠服俾知臣禮庶大小酋首。

均知感戴。天恩榮被衣冠。各統部落。不敢侵犯各邊矣。且虜性好強而耻卑。若名位同而恩典異。必不相下。而憤怨爭奪之端易生。是假名器而臣服強胡。以衣冠而羈縻夷虜。即如各處土官朶顏三衛事例。在朝廷無大煩費。庶各酋咸知榮感矣。

一定貢額以均賞賚。夫夷虜之進貢。各獻馬匹。各雖效敬。而實欲希賞。朝廷之頒恩。厚往薄來。本以懷夷而尤空均被。各夷既有封號官職。每年令其進貢一次。須令俺答每次進馬十匹。夷使十名。老把都吉

能黃台吉各八匹。夷使各四名。各酋首聽俺答各以部落之大小。分定馬匹之數目。大者不過四五。小者止計二匹。夷使各二名。連那吉通計四十七枝。每年進馬不得過三百匹。夷使不過百人。如虜再求加多。馬不得過五百匹。使不得過百五十人。馬分三等。每次選上馬三十匹。進御前驗收。餘馬上等給官價十二兩。中等十兩。下等八兩。餘不堪老瘦之馬。不准充貢。馬匹分給宣大山西三鎮官軍騎操。各支椿棚以充馬價。夷使每年定以六十名進京。餘留在邊。分駐

廷議使俱留邊不復進京

三鎮沿邊市場城堡。給之廩餼。陰示爲質。候京使還鎮。各以馬價從官易買紬段布疋諸物。令其帶回邊外。分給各枝酋首。以爲酬賞。其各酋欽賞之額。聽禮部查照三衛及西番各國事例頒給。庶朝廷有公溥之惠。邊方得虜馬之用。而各酋歲歲均被恩賚。無紛奪之虞矣。

一議貢期貢道以便防範。夫虜以秋高馬肥爲驕逞之資。以春月青黃未接爲馬疾畏怯之候。今俺酋乞封納款。雖出誠心。其夷性變詐不常。尤須陰示防範。

且許以貢使之入。容其互市買賣。則當擇馬弱之時。庶伐狡謀。恭惟萬壽聖節。適屆首春。其四夷來庭祝賀。當惟其昔。每年期以正月初旬。令俺答糾聚各枝夷使馬匹。恭具表文。自大同左衛叩關驗入。各夷不許身帶兵器。聽該城副總兵會同兵備道逐一辨驗明白。量給犒賞。俺答部下及河西吉能各枝夷使。除許俺答四人。大枝二人。小枝一人。進京外。餘俺答吉能各枝應駐于邊者。即畱本城夷館居駐。其餘俱差官通起送大同撫鎮驗明。各給花紅牛酒。挨程差

官通押送陽和赴軍門驗賞沿邊挨程送赴宣府撫
鎮驗賞畢即將黃台吉老把都夷使除進京外餘駐
邊者畱駐宣府鎮城夷館餘差官通押送繇居庸關
進入務及 聖節前繇昌平進京赴四夷館安插聽
禮部照例管束給養事完仍差官繇原途押回至陽
和軍門照發回還其經過去處各地方官務須傳報
各將領盛陳兵仗示之威重安歇公館內外選撥通
丁防範不許各城姦徒交通傳泄馬匹務撥各營官
馬各送一程肉食廩餼務足夷使食用動支應動官

銀無容刁難減短。致滋嗟怨。沿途各營撥精壯官軍防範。無容四出觀望。其進京馬匹料草。各撥軍喂飼。無致瘦損。如或夷使不遵約束。及沿途供備不周。聽各道查明究治。夷使呈軍門候回日。定行俺答究治。或謂居庸道路近京。不當令虜使往來。殊不察喜峰口去京伊邇。見爲三衛貢道。若容繇紫荆入關。必經真保定腹裏經行。不惟騷擾內地。亦恐得以窺我虛實。非若邊地各有兵馬防範。皆虜素所諗知。公私省便。其經過驛城。必須每年聽各撫臣於驛遍供需內。

量議增加各三五十兩專備夷使送返之支庶入貢
當 聖節之期可尊賀典交易當馬弱之皆可免外
虞貢道繇邊地經行可杜窺伺之漸供養既有定額
公私斯無煩費矣、

一議立互市以利華夷照得北虜散處漠北人不耕
織地無他產虜中鍋釜針線之日用須藉中國鑄造
紬段絹布之色衣惟恃搶掠今旣誓絕侵犯故虜使
於乞封之初即求聽伊買賣充用庶可永免盜竊非
謂求開馬市也其買賣之規查得弘治初年北虜三

貢交易。虜以金銀牛馬皮張馬尾等項。聽各鎮商販以段絹布疋鍋釜等物。各於虜使入邊進貢之後。擇日令各枝虜酋各差一的當首領。統夷兵三百。駐劄邊外。各鎮各令本路副參等官。各統本枝精銳官軍五百。駐劄市場。仍令各酋派定各枝夷種。交易日期。大率以一月爲期。聽挨次分日而至。虜執畜物先赴夷酋驗明。送赴市場估值定易。即時遣出。一起完又送一起。一枝完方許別枝。如以不堪老瘦牲畜。及不值價不堪用之物交易者。發回夷營。不准入市。其各

鎮客商貨物。一時或不足交易者，聽行各道於各城查發，務使客商有利。夷價無虧，嚴銅鐵硝黃違禁之物。入市貪利發遣之禁。戒邊人出邊盜竊交通之防。每場互市完，將各客商發賣過貨物及得獲夷價銀物，各道委官逐日查明造冊繳報撫鎮查考。如貢使既回，而交易未完，姑令駐邊旬日，務完同遣，以示要質。其客容易獲馬匹，如各營缺馬，聽從官印收，照原估值給價於商，勿容虧減。如官司不用聽給執照與商，令其入關販賣，不許關津留難，及查得遼東開元

馬市。凡夷馬商貨。各有稅例。每年即以收獲銀充撫賞之用。聽臣行該鎮查明成例。量議起徵。以充撫賞。其各鎮市場。除陝西三邊。有先年原立場堡。聽各鎮督撫衙門詳定議請外。其大同應於左衛迤北威虜堡邊外。聽協守副總兵該城兵備道經理。宣府應於萬全右衛張家口邊外。聽上西路參將分守口北道經理。山西應於水泉營邊外。聽老營副總兵岢嵐兵備道經理。每年互市之期。沿邊各城堡官軍墩哨。各守信地。申嚴哨備。不許出邊私易虜馬。亦通罔利。違

犯者許諸人許發。拿赴軍門以軍法網打枷號遊營。搆惹邊患者。斬首徇衆。罷市之後。如有虜騎近邊求索騷擾者。不許容聽。查問各枝部落夷名據實開報。撫鎮聽行俺答及各酋長查究。但有賚到各酋首番文。許爲轉呈撫鎮。查明緣繇議處。如係乞討諸物。量議給發。如有變詐夷情。呈達軍門議行責問戒備。其各鎮一切昔昔媚虜通虜之夙弊。俱照臣近行嚴革。違犯者從重參究。庶虜中得衣食之急用。斯可永絕盜心。而客商歲得虜貨之利。將源源自至。防範旣嚴。

而通夷之夙弊可革。父易旣廣而不均之騷擾可免矣。

一議撫賞之費以求可繼。照得各鎮每年四時戒防旣多。兵馬調遣客餉之支春秋布防尤費。擺邊行糧料草之用。各營有深哨夜役之行糧。各墩有常瞭行月二糧之定額。爲費不貲。且一歲之間深哨丁夜每被虜殺。每鎮多者百十人。少者不下三五十人。每年各鎮年終類報可查。每名例應給優卹銀二三十兩。向因錢糧不敷。每名量給銀三五兩。各鎮每歲零斬

虜級多者百十顆。少亦三五十顆。除願陞外。願賞者。每顆應給銀五十兩。仍先有銀牌花紅奮勇當先首從之賞。其陣亡中傷之優恤。哨丁報實之賞犒。皆係額外之支。各鎮或以督撫紙贖。或以各城商稅。或以各項公費地租。裒益支用。每歲不下數千金。今既容虜通貢。則哨丁可免深遭撲殺之患。卽去歲十一二月至今。並無損失一人。每歲每鎮可保百人之命。即可省優恤三五百金矣。各鎮墩哨後。可漸減三二百名。即可歲省行糧三五千石矣。既無斬獲中傷之賞。

恤。每歲可免賞功數千金之費矣。凡此皆可移而爲撫賞各夷之資。但諫事之初。衆未察以後之省積而止。慮目前之匱乏。誠恐虜使之送返。與守市之撫賞費用無出。後將無繼。臣等終夜籌計。每歲各邊除各以歲省賞功優恤之費。專充撫賞之用外。仍每鎮先於年例客餉內。動支三五千兩。買備紬段布疋。分發各道專充夷使往來及守市夷兵撫賞之用。凡守市夷兵。每人布二疋。酋長段二疋。紬二疋。餘以事到邊者。酌量來使之大小。所諫之事理。果係恭順通好之

使量以綉段。餘以布疋。或以酒食。通計每鎮撫賞過銀物。各計數奏繳。今歲之餘。即充來歲之支。無容別用。以後果虜志已定。邊患果息。調遣擺邊可免。則所積之客餉。可出陳爲主餉之支。而以主餉仍備客餉之積。數年之後。則客餉或間歲可省。或年可半給。而節省內帑。將不可數計。夫移各邊恤賞之公費。及量移客餉以充撫賞。旣非糜費不經。亦非額外請給。庶經久可行。而公私攸便矣。

一議歸降以杜啓釁。照得 朝廷懸招降之例。以開

華人歸正之門。各邊納真夷人之降。以充家丁。衝戰之用。行之已久。每年被虜華人歸正者十七。而真夷因事忿爭。或拐帶婦女犯罪。畏殺投降者十三。在華人或伴送寧家。或願充哨丁。中解外志。其真虜每有詐降窺伺。旋即逸去。往往諗我虛實。爲虜嚮導。反貽邊患。各將領利其驍健。喜爲招納。而不虞其後。識者亦切憂之。除已前收用。及歲久各有身家。授有官職者。聽從養用外。餘近時投降真夷。今旣許虜封賞。尤須察其誠僞。量其勇力。或加其糧犒。或分處各營。以

安其心。無令用度不足。致生怨望。以後凡真夷來降者。不分有罪無罪。俱免收納。以杜各酋之索擾華人。被虜歸正者。據夷使之懇告。欲免收納。臣已再四開諭。以後但遇歸正人口到邊。審明別無拐帶虜中財物婦女。及被虜年月原籍鄉貫。虜中主家卽與放進。騎來馬匹。收住邊堡。如有虜騎追趕。卽以原馬給去。量以撫夷紬布。每一人給紬一疋。布二疋。原人伴回原籍。無事可免招降。致啓邊釁。歷查虜中華人。俱被節年搶鹵人數。其精壯老幼。殺死者不預焉。每次搶



殺奚啻千百人。一歲之歸降者幾何。皆係爲虜奴隸。不能自贖之輩。其各被華從夷罪徒。雖懸招降之恩。典何嘗有一人來歸。今旣誓免侵犯。則邊氓以後可免被虜。其從前之在虜者。復聽其自至。則在我收撫歸人之恩不失。而虜中反側逋逃之姦可絕。邊釁無繇啓。而貢議可保久而無變矣。

一審經權以嚴邊備。照得夷狄之於中國。有順有逆。帝王制御之策。有經有權。無預中國之盛衰。惟視夷類之強弱。間有勢雖強橫。而中實披離。故規利而納

款如漢武以百戰之威而懾呼韓以來歸遂孤左賢之勢亦有畏威厭兵而苟全生便如唐張仁愿以朔方之守而致突厥之乞降要非我力能制其命實繇天運陰奪其魄故耳惜也漢武好大喜功竭三輔之力以迎降胡故汲黯病其費遠唐張仁愿之議築受降三城舉朝賢者咸議其非然漢武致海內之虛耗而仁愿貽唐世之美利豈惟始事之難率以後艱莫可逆定耳故必有制御之經無忘有事庶常勝常尊之勢在我而狡胡無所乘其隙必有羈縻之權不拘

文法。庶操縱誘間之機可決。而邊臣得以效其謀。至

○此○是○通○達○事○理○之○論○

于目前之利鈍。日後之變態。其始也固當多算。而預

防其終也。誠難逆睹。而要定自古懷忠負智之士。爲

國家立尺寸之功。率是道也。臣等愚昧。其才識威望

萬不逮古人。而一念報主之忠。誓古今無二。今次

俺答乞封納款。始緣伊孫之降。自知天心厭惡。衆

叛親離。故降其平昔桀悍之氣。懇求封號。冀自雄於

諸夷。繼感聖明。生還其孫之恩。復遣使申請。尚恐

其弟姪未從也。旣而遵臣劄諭。糾合老把都吉能永

卻卜哆羅土蠻盡河套迤北各親族部落同事納款
凡虜情之誠僞各邊之兵力臣等前亦具陳矣今環
駐近邊凡三月一塵不聳使命絡繹旣免沿邊之侵
擾邊氓樵採無忌復絕邊堡之求索官軍戍守無擾
一肯效順之誠似可暫弭九邊之患臣等會同各官
譯審冊三宣諭數四非甘聽一二夷使之誑言故犯
先帝之明禁爲虜乞容苟圖自寬也在虜旣有呼韓
突厥款塞之誠在我當有優遇受降之恩今部科之
議必欲要其後之不變嚴其始之峻防令其一遵法

理。永絕背逆。固爲守邊之經。臣等歷攷古昔。春秋之
列國。漢唐之封建。雖中國友邦同姓。尚不能守法信
度。定盟帶礪。而欲責之夷虜。恐非達權之宜也。夫在
虜者。雖事變不可期。而在我者。當乘豈以厚備。每譯
夷使。審得俺答年近七十。其弟老把都子姪黃台吉
吉能各年逾五十。皆非十年前強壯之豈。倘各酋未
死之年。那吉輩繼承之後。邊境有數十年之安。則宣
大山西殘破之城堡。可以漸充實。荒蕪之屯田。可以
漸開耕。河西延寧之大邊。可數年報完。薊鎮邊臺雖

修腹裏城堡。可以次而修建。主兵旣練。入衛之兵馬。可以次減掣。各鎮練兵設險積餉除器之務。乘其無事。計日課工。務急自治。三五年後。兵氣振揚。邊備嚴整。縱虜有反側。我得以數年畜練之精力以守。可固以戰可勝。是不失經常之守。而可省財力且無箕矣。雖今日天朝暫假爵職之名器。示以榮錫之恩。每歲暫借客餉十之一二。爲撫賞酬貢之費。是一時羈縻之微權。而保固疆圉。生全邊氓。將不可數計矣。釋此不事。則拒虜甚易。而滅虜實難。虜將窺隙。而東西歲

此爲明見。

擾。我必隨勢而遠近戒防。士馬疲於奔命。財力匱於徵輸。是爲不能達權。將並經常之守。不可繼矣。

一戒狡飾以訓將略。照得朝廷分閫授節。重將帥之權。賞延世爵。隆報功之典。待武臣可謂厚矣。其效忠宣力。爲國屏翰。忘身徇國。爲王干城。乃其職分。兵家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卒與敵也。必忠義誠坦。以宅心。必仁信智勇嚴。以御衆。方能視國如家。視卒如子。明於料敵。勇於戰鬪。知進知退。能勇能怯。以收衛民制虜之功。歷觀古之名將。以韓

彭之智勇，虜勢方強，不能解白登之圍，以衛霍之威略，胡運未亡，不能滅左賢之種，繇知天地之道，中華爲陽明，理有常尊，夷狄爲陰類，勢難盡滅，故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治以不治，有繇然也。今之爲將者，或勇力麤悍，而不諳兵機，或心行姦詭，而未識忠義，平昔蓄丁選銳，伺虜隙以搗巢，趕馬爲要功罔利之圖，遇警觀望畏避，幸虜去爲諉禍脫死之計。今當虜酋之乞貢，旣乏任事之忠，復懷後省之懼，務爲誇詐之言，陰肆輕擠之術，若以爲將可恃戰，不空聽虜和以沮

其氣虜方畏兵。惟當奮兵力以立奇勲。果如所言。是有將兵而不能用。失時勢而誤兵機。臣等之罪。夫復何道。臣等何利。甘爲怯懦負國之夫哉。但其言似忠。而其心則詐。其力似健。而其識則昏。二三年來虜之犯宣大者屢矣。何嘗有堂堂正正一戰而立却虜勝敵之功。惟事觀望規避。以甘冒欺罔之罪。中外所俱知也。其或間出搗巢。斬獲老幼婦女。不足爲虜重輕。遣丁趕馬。得獲老騾羣駒。反足構虜騷擾。國家亦何利而養此輩。以重誤疆場耶。晉樊噲阻婁敬和戎之

策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漢臣斥之。謂布可斬也。管白登之圍。噲獨不在耶。當肯稱其直。趙充國上金城屯田之便。益諸將咸笑以爲怯。而卒能制垂盡之先零。後世頌其勲。今之諸將。不及樊噲之勇。而敢事誇詐。未識充國之略。而妄貪戰功。其搖奪國是。重悞邊計。罪可誅也。伏乞勅下兵部。即行九鎮將領。各務實心報國。奮勇練兵。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糜虜之暇。修製戰具。蓄養丁銳。使虜知我之有備。不敢復叛。或虜果陰懷異志。則揚兵伐謀。使虜不能乘我。

之虛、毋容偷安驕惰、玩愒時日、營私弛防、坐誤厚備、永收全師全疆之功、其底不戰屈人之績、果數年之後、華夷安堵、邊備增飭、即錄其功、如或挑怨構釁、弛備疎防、即治其罪。凡今有造言飾詐、陰壞貢議者、外聽臣等及巡按衙門、內聽部科指實參治、以肅邊紀、以儆怠玩、庶狡情無所容、貢議不孤、而邊防增飭矣。

爲遵奉明旨經畫北虜封貢未妥事宜疏

北虜封貢

臣方幸各酋聽受俺荅統率、不犯各邊、庶可稍救各鎮剝膚之災、可爲九邊桑土之計、遂將各鎮鎮巡各

道議過條件開具題請亦非臣等損威媚虜如逆鸞
故態別有私要也今據內而科部之議既謂河套吉
能應聽陝邊督撫另議封貢其陝西總督尚書王崇
古又復執議必令吉能子姪二年後不犯方請封貢
其尊國體逆虜情在諸臣固爲有見但未察吉能俺
答親爲叔姪勢若常蛇聲勢相依首尾相應先年吉
囊尚存每遇黃河凍解入套則患在延寧甘固出套
則患在山西宣大近年虜衆日強東西分據河套不
能容住數枝占住莊寧山後久矣小掠則各枝自爲

窺逞。大舉則東西互相糾聚。事案只存，往患可監，非
可口舌爭也。今許俺答封貢而不許吉能，是收其叔
而縱其姪，錮其首而舒其臂。在俺答必將呼吉能之
○東○則○全○撫○西○則○全○撫○是○彼○有○兩○利○而○我○有○兩○害○也○
衆就互市于河東，宣大之商販必不能給。在吉能必
將糾俺答窺搶於陝邊，而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中

國既失大一統之治，夷虜反得遂影射之私。臣前時
必令俺酋糾會各酋之謀，亦徒矣。它日陝邊有失，虜
志復縱，則今日之封貢必不能保其久而不廢也。臣
前謂夷虜性急而耻卑，今吉能在俺答子孫中，班行

年齒既尊而獨不預封職之榮入貢之賞臣恐發憤
糾合其子姪侵擾延寧如近年黃甫川筆架城鎮靜
堡之攻陷瓦渣梁之殺戮恐陝鎮之兵力且將不支
矣。凡陝之虜情兵力今兵部尚書郭某及臣先後繼
任督撫歲久目擊其狀身任其艱而之誥在陝一年
偶因套虜西掠諸番一秋無虞頗收斬獲亦間損傷
即扼其吭而制其命雖使之誥在陝亦未可知也是
封貢之議在吉能不可獨拒必當俯容以溥 皇朝
一統之治以杜諸酋影射之奸者一也其互市之議

既蒙允行於宣大山西矣。在陝西三邊，臣原議應聽彼中督撫查照先年事規議行。各鎮分投設立，一以分虜勢，以便防範；一以便虜私，以免搶掠。今該鎮之議，謂三尺童子亦知不可容市，將士扼腕，謂不當許貢。至稱因管開馬市，致套虜轉弱爲強，是聽諸將狡飾之議，而未究套虜先後之勢也。臣歷任陝邊先後十二年，歷查套虜在管吉囊未死，部落未分。九子少壯，各統其衆。東則俺答老把都聽命惟謹，北則土蠻睥睨莫能拘制。故在嘉靖初年，九邊騷動，損將陷兵。

無歲不逞。強橫已極。自吉囊之死。已二十年。部落既分。諸子多死。吉能老而不能制其子姪。酋首衆而各肆殘虐。部落生齒日繁。套中不能容住。真夷多降。各鎮各蓄丁壯。每出趕馬搗巢。終歲不能安居。今視吉自撫賞以後套虜亦漸囊存日衆。雖加倍而勢反渙漫。故一旦聞俺答之傳。即欲歸順。乃自欲求安。非獨爲感歸降之恩也。雖未可謂比昔勢弱。實未見視昔轉強也。其所需於中國者。段布鍋釜之類。視東虜皆同。而不容互市。諸酋豈甘心伏首聽命。不捨不市已耶。果各鎮之兵力能制

其死命耶。抑套虜之衆富於俺答耶。三者旣非。是教之叛盟。而勒其必犯也。且鐵鍋爲虜中炊煮之日用。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搜掠。以得鍋爲奇貨。今與之衣而不與之食具。虜衆何能自贍。廷臣之議謂鍋係鐵斤。恐滋虜打造之用。殊未知虜中不能鍊炒。生鍋破壞。百計補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貯水煮肉爲食。此各邊通丁所具知也。前虜使欲以破鍋換易新鍋。情可知矣。及查得遼東開元建寧之市。以廣鍋入市。蓋廣鍋生鐵不受鍊炒。行之已久。此可倣行。及查得宣

天沿邊山程險遠。鐵鍋鮮至。亦多用廣鍋。即當容照
遼左三衛例。以廣鍋容入市易。商夷攸便也。其陝西
之市。亦須速行彼處定議容市。以免西虜東市之擾。
此互市之當議者二也。又撫賞之資。各邊原無多積。
堪動錢糧。臣前所議暫借客餉。每鎮三五千兩。佐以
各鎮撫賞之公費。或可充用。科臣議謂。臣議動客餉。
必至減兵弛備。是未察主客邊餉之異支。及恤邊鎮
之窘乏也。夫主餉以養主兵。分地畫守。軍有定數。守
客餉原無定額。以警信。緩急爲加損耳。
不可罷軍。不可銷。則餉不可輕減固矣。客餉專備春

秋有警。調遣兵馬之支。連歲邊報頻仍。四時戒防。糜費鉅萬。今虜既納款。則邊鎮無警。而調遣可免也。邊監有守。而邊外深哨。腹裏接烟哨。役可省也。其歲省客餉。且無算矣。即如去秋。今春。臣達返宣鎮。南山僅月餘。而該鎮東路客餉。每備三萬。兵馬數月之支。今盡省矣。據報隆慶三年之召買。初支。而四年之召買。全未動。今歲即可停召買。該路所省當七萬餘金矣。大同鎮去歲春。虜駐威平。客餉糜費數萬。自去冬十一月至今春。將盡。一兵不調。而上年之召買。及以前

之積貯未動。如今秋虜果遠遁，則各枝兵馬分駐各城團練聽警，止支主餉，而各路客餉亦所省不下鉅萬。山西鎮客餉原少，自冬深三春無警，河防止支正餉未多調遣，所省亦多。臣初欲於各鎮客餉內動支三五千金，是省十而用二三，非它有所費也。必欲虜無所撫賞，而剖腹束手聽命焉，既非中國撫四夷之空，必令各鎮自爲處給，邊鎮各項錢糧各存定支。年來文法日密，拘促已極，何所搜括充用哉？查得薊鎮三衛之撫賞每歲銀一萬三千餘兩，而該鎮扣軍糧

權採辦以佐之。尚不下二萬餘兩。遼東海西建州之撫賞亦歲不下萬金。宣府屬夷止數千。而一歲之撫賞亦僅一萬。彼遼薊二鎮入貢之虜多不過萬餘。其撫賞之厚。各夷所知也。今俺酋老把都黃台吉及永邵卜哆囉土蠻兀慎擺腰諸部落衆至十餘萬。旣容貢市。而撫賞全不議給。徒令臣等以空言應酬。無可示恩。何恃固結。恐非天朝撫夷之大體也。其間討賞濫賞之費。在臣等自知樽節。而守市遣使必不可已之賞。則不可省。即如臣每遣通丁入虜。虜必賞之。

司者難即疏通。在各鎮者須空調停。庶可稍濟本色之用。臣於移鎮之初。歷查三鎮鹽糧。主兵專責戶部。客兵分責各道。每遇開派。酌城堡之衝緩。爲鹽糧之多寡。審年歲之豐歉。定肯估之高下。行有定規。若使肯估適平。召買以時。倉場禁常例填勘。無淹滯。衆商雖無大利。猶可免賠本之害。但事干貨利。往往上下避嫌。不查鹽引時價。止拘開派定額。不恤腳運轉費。槩依民間時估。遠商鮮至。市戶徧拘舊報未完。新鹽復坐。或聽商衆指攀。累及小販農家。無益國儲。勞擾

軍民甚非撫安邊氓導利濟餉之安已行三鎮巡撫及刊布條約通發管糧郎中各道將主客鹽引備查歲額今後開派以十分爲率准鹽應派幾分蘆鹽應搭幾分及查得長蘆鹽引近年反有微利議將二司鹽引各另招報分別城堡緩急查各倉塲見在糧料的數裒多益寡定擬應派數目長蘆鹽引時估應稍加或派衝遠城堡准鹽無利時估查照近議比之銀買寬減四分之一必以該城時歲豐歉以爲時估低昂如二司鹽不便另派則酌准蘆之中制爲時估之

增減。或通照銀易之估。免與寬減開派之時。先儘各
鎮銀易商戶搶中。餘聽遠商報納。無容鹽利歸遠商
銀易累土著庶無偏累。如在八月中完。當照上年之
估。八月後報。方查當年定估。務要乾潔米豆。無容仍
以貨物兌軍完日。務責該路通判官監收查盤明白。
如法收貯。出給倉收。填給勘合。其填勘之法。各倉場
投到實收於戶部管糧郎中撫院。商衆未及均知。多
方營探。吏胥得肆求索。填出勘合封發各商。衆不及
見。往往鹽糧磨對不明。到司或致駁查。俱貽商累。臣

於巡撫寧夏時立法。公門置一牌面。每遇商人投到。實收挨次書牌。懸示衆見。但完及一勘。許商衆赴稟。即與填給。仍將原勘。先不印封。責發衆商。自行磨對。無差。送院方爲印封。斯吏胥無容科索。商衆曉然自明。免赴司駁查之害。續據三鎮兵備守巡道。併管糧。郎中開報。在宣府隆慶四年。原派主兵淮蘆鹽一十五萬四千二百六十三引五分五毫。兩淮鹽每引官價五錢。長蘆鹽每引官價二錢。又節年殘鹽一十七萬五千五十引五分二釐五毫。分作六年搭派。本年

該攤鹽三萬引各折不等該銀六萬四千二百九十
九兩一錢二分三釐五毫客兵該年除部議存積三
分外派發淮鹽二萬九千四百引蘆鹽一萬九千六
百引共該價銀一萬八千六百二十兩隆慶五年額
派淮鹽四萬二千引蘆鹽二萬八千引共該價銀二
萬六千六百兩節年俱已召納本色通完在大同今
歲開派主客淮長塩一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九引
共該銀四萬五千六百八十九兩五錢在山西額派
主客兩淮鹽六萬六千七百八十一引五十五斤兩

浙鹽四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引二兩每引價銀三錢五分山東鹽六萬三千六百一十引一十九斤五兩九錢八分六釐三毫每引價銀一錢五分三司鹽共一十七萬九千三百九十引七十四斤七兩九錢八分六釐三毫該價銀六萬八十二兩六分三釐六毫五絲俱經先後召商查照臣原議催納陸續報完並無停閣未開未報之數邊餉稍濟又准山西撫院咨據各兵備道呈稱鹽行於運司而引派於九邊鹽通則引通鹽壅則引壅故引價之貴賤視鹽利之通塞

斗頭之多。寡稅引價之貴賤。鹽壅則引不得不賤。引賤則不得不減價以末售。其勢然也。然則疏通鹽法者。當求之運司。而不在九邊。但今之病鹽法者。非一端。工本之加派。餘鹽之割沒。各色鹽斤之通行。每官引一道。例該掣正鹽二百引。今可掣三引之鹽。行鹽地方如故。產鹽竈戶未增。而掣鹽數多。何方變賣。且各司坐司大商各收有邊商鹽引。多者數十萬。少者亦不下數萬。足供數年之掣用。一遇邊商鹽勘到司。變賣則無主承買。守支則無資不能挨及。聽其勒減。

價值。淮鹽費本五錢。止三四錢。浙鹽費本三錢五分。止賣一二錢。山東鹽僅賣五七分。惟長蘆鹽引原額數少。近年直隸各處鹽法疏通。每年用引數十萬。故一時引價。每引比原本尚有微利。此各運司鹽法之大略也。夫商以規利而爭趨。引以遲速爲貴賤。果引價增貴。則以五錢之本而賣至七八錢。則在邊原納糧草時估。自可加增。而商無苦難。卽爭相報中。可復飛輓之舊。今照各司鹽引壅滯。則不得不減時估。苟求完報以濟歲支也。查得前任屯鹽都御史龐某曾

立邊商司商兼掣之法。定邊商引勘價值之例。責司商承買邊引之規。凡司商告掣。務令續買有新鹽方准挨掣舊引。立蘆鹽歲增之額。一時邊商稍蘇。今本官去任。復爲司商在司。夤緣更議。無惑乎鹽法之復壅也。其邊方買窩賣窩占中之弊。乃鹽引有利之時。豪強圖利之爲。今官召無應。坐派不甘。自無占中之弊矣。茲蒙廟議申飭。臣復嚴行各道。并管糧郎中在邊者。極力調停。禁革夙弊。及時召納。外在各運司者。伏乞勅下戶部。通行各巡鹽御史。并運司等官。於

凡掣鹽割沒之大濫行鹽壅滯之夙弊痛行裁革查照麗都御史原議定邊商引價之定位分司邊各商兼掣之定例於司商積引之家務令承買新引遇掣支之時須驗有新引方准掣舊庶邊商不至坐困鹽勘有售主之微利而召中自樂從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十八

徐孚遠聞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勳勒卣參閱

王鑑川文集

疏

王崇古

條覆收胡馬疏

收胡馬

照得夷虜以孳牧為生，以馬匹充市，各邊資馬力為戰，而邊軍以買馬為苦，固也。三十年來，北虜猖獗，徵

調旁午馬多倒死請乞日煩兵部或請兌本色備用
之馬間多老弱未堪騎征或議給折色每馬十二兩
之價軍士買馬賠累萬狀公私交困今幸諸虜遵約
貢市士馬既免疲勞軍民更獲馬利臣嘗當互市之
初開具宣諭榜例要定虜中上等扇馬一匹擬價十
以貨易馬於實價又見折減此市易之例也
二兩搭配段布官貨一分實值銀八兩餘中扇馬一
匹定價十兩貨實值銀七兩餘下扇馬一匹定價八
兩貨實值銀六兩餘其在商民槩以故衣襍貨每值
銀七八兩即買兒騾馬一匹可賣銀十餘兩各以次

從便加減率得厚利遠邇歡騰今日邊地羣牧漸多將來軍士尋買且易此收胡馬利中國之明效也但查今歲各鎮貢市之馬既多給軍所用官貨即係各鎮椿朋馬價正支間有借支別項銀兩已將市馬變賣補還訖一時各鎮馬額雖未盡補亦可備緩急戰具近蒙科臣建議將北直隸河南山東三省歲俵馬匹暫停本色權以折色每匹銀二十四兩解部動發三鎮收買胡馬分給戰士誠可內寬民力外資邊馬夫民間折價一馬二十四兩解部發邊每馬以十二

兩是一馬。已充二馬之用。今在邊以八兩之貨而易一虜馬。即二馬之價可充三馬之易。公私內外俱獲便利。但歲市之馬在邊。年復一年。必致太多。有難盡給官軍。多費芻餉。其在京各營應用之馬。既停俵解。或將缺乏。臣已屢行三鎮撫臣。除查明今年互市下剩銀貨。及近日部發馬價。並來年應扣椿朋各銀兩。通融計算。已足來歲互市支用。其所易之馬。除補解今歲借支過太僕寺酬賞貢馬銀五千兩。該馬四百一十六匹外。餘馬欲盡給軍。不惟七年互市之資。將

不可繼，抑且一時增餉之員，且不可支。今奉 廟謨，深遠，部議查覆，無非欲市馬可充官用，官價不至枉費至意，伏乞 勅下兵部定議。每年春請發山西宣大三鎮各馬價一萬二千兩，聽易上等虜馬千匹，市完定赴各關，俵兌京營官軍騎征，或給戶寄養。如馬數不足，即以下年應解之銀扣減。其各鎮椿朋馬價銀兩，併餘價銀貨易獲馬匹，聽給各鎮軍士騎征。起俵之馬，在途給以草料，各軍卽以餘價各給盤費，以免賠累。馬匹仍造毛齒明白用一官印，以防抵換。庶

在○京○以○半○價○而○得○一○夷○馬○在○邊○藉○內○價○而○免○匱○乏○雖
馬○匹○高○壯○或○不○及○民○俵○而○筋○骨○慣○耐○寒○苦○比○內○省○馬
力○倍○健○其○在○陝○西○各○邊○雖○難○表○兌○解○京○即○可○充○入○衛
官○軍○騎○征○省○在○京○本○折○歲○給○庶○三○省○之○民○可○久○免○俵
馬○之○累○太○僕○寺○庫○將○歲○獲○餘○價○之○積○矣○

酌許虜王請乞四事疏

北虜封貢

一請給印信順義王俺答當乞封之初即求給賞王
印臣于原疏亦嘗查照 聖祖封忠順王事例具題
該部尚未議給今本王旣蒙 欽封王爵日思得印

榮示諸部，以便表貢。行使每次求乞，輒稱「聖朝不給印信，彼亦虛受王爵」。將來憑何傳襲？臣愚伏思

聖明既不惜勅封王爵之賜，即給鍍金雜銀本。王印

信在。朝廷全封爵之典，在虜王爲世襲之珍。它日

以○後○贖○封○三○王○即○以○印○者○十○爲○操○縱○

子孫以得印爲榮重，以失印而紛奪在我，尤得以印

信得失而施其操縱之權。若竟靳不與，非惟老酋將

不以王位爲榮重，而將來子孫亦將不知所依着矣。

本王又稱若「天朝不與鑄印，給與金銀聽彼自製

將必如往時任意鑄造，體制僭逾尤非政體矣。」

一請貢使入京。夫有表貢必有夷使。歷查四夷各國各鎮屬夷土官西番僧族皆同。當弘治元年二年。北虜小王子繇大同三次求貢。向未受封。蒙孝廟准其貢使。每年一千五百餘名。安駐大同夷館內。進京四百三十五名。弘治三年。加至二千二百名。見今朵顏三衛。每年貢馬三百匹。貢使三百名。海西建州各夷。每年貢馬一千五百匹。貢使一千五百名。各容進京。俺答素所見。知臣訪得華夷皆傳。先年彼未受封。威脅朵顏三衛。每年每衛分帶俺答老把都黃台吉。

三家夷使各十名入京。分賞十分。今各酋旣蒙封王。授職。容修歲貢。自稱與三衛同爲藩臣。外絕私入之途。所有貢使。例得入京。以示大公之體。中間裁抑。務少防範。當嚴。臣於初議。亦嘗再四諭曉。勒定。各枝止貢馬五百匹。每授官有名酋長一人。貢使二名。各都督大酋。量加二名。俺答十名。授官四十七枝。共准貢使六十名。上馬三十匹。進京。餘馬給軍。餘使百名。分駐三鎮。監市。候賞計數。不及三衛貢使之什二。當肯廷議。或謂虜使入京。將得窺我虛實。闕我道路。其慮

似遠而不查。番夷均一夷也。在朶顏三衛。昔爲藩籬。今爲嚮導。北虜前時之入犯。皆三衛夷人之指引。且虜中被鹵華人。奚啻數萬。其我之虛實道路。彼何所不知。而必待數十之貢使。方慮其窺探耶。且臣原議。經行繇宣大各路邊境。以入居庸。昌平抵京。令各地方參將總兵官。設兵防護其出入。禁絕紆道窺探之奸。自可免諸臣所過慮。議者又謂居庸去京陵爲近。恐爲虜知。夫三衛夷人。繇喜峰口入。去京爲尤近。大虜三十二年。繇古北口初犯。近郊廻繇白羊口直出。

宣府岔西。當時又誰爲之指引耶。我兵近歲西防懷
來。虜衆咸知近援。京陵故得東西牽制。又何嘗不
知遠近道路哉。今不嘉其效順之誠。惟虞其後皆之
叛。中國旣失敦信之度。虜衆能免逆詐之憤耶。是示
之疑形而激之速叛也。故臣於去歲納貢之時。諭以
諸夷初貢。衆志未孚。直難容許。待彼輸誠已久。中外
咸信。再爲陳請。今據虜王書使。止求伊子姪孫貢使
十五名入京。餘各枝聽貢馬至。再議則人數愈少。意
向愈誠。其審十五人半各華人。內真夷俱選恭順省。

事不飲酒之夷。虜王亦示以賞罰。華人俱思效忠。非若三衛猾夷。遼東悍虜之比。伏乞 聖明俯容前使。恭賞表貢。聽臣查照原議。選差官通沿途防範。送至京館。俾得俯伏 闕廷。仰瞻 天朝威靈。俯盡虜衆誠款。免致漸生羞憤。使臣親領欽賞。愈堅修貢之心矣。

一請鐵鍋互市。照得虜衆需鍋煮食。虜衆不習炒鍊。遼薊以廣鍋充賞。虜中非用鐵打造。臣去歲二次疏議詳矣。此非臣之私言也。凡曾經邊任。生長邊方者。

皆知之。臣先聞廣鍋輕而不受炒煉。向因虜王懇求得如薊遼例以廣鍋充市。旣而科臣有言兵部議行臣責各道以廣鍋炒煉如可成鐵卽禁勿與行據各道呈稱責匠以生廣鍋十斤煉得鐵五斤尚未堪打造。繼因宣大廣鍋價貴而販少。諸匠謂潞鍋生麓炒煉倍折。乃以潞鍋一口。責匠炒煉每生鍋十斤僅得三斤。若舊鍋用久破裂僅得二斤。價賤三倍。夫一鍋大者不過二十斤。中者十餘斤。小者五七斤耳。炒煉得鐵幾何。虜雖至狡。孰肯以難得日用煮食之具。而

自毀煉耶。臣仍責以舊易新虜衆每以舊鍋久已棄
毀。今當尋覓充易。恐難全得。臣復諭以但得斤重相
當。即與准易。詢之降人。皆稱虜中鍋漏。則補塞充者。
破裂卽隨地拋棄。原不知炒煉充用。今虜衆經年無
從得鍋。間有臨帳借鍋而煮食。或以馬易鍋。抱憤欲
叛者。以故虜王累次懇求。實欲資衆急用。以永貢市
耳。科臣嘗議以砂鍋給虜。夫砂鍋易敗而難大。虜以
鐵柱石塊爲竈。以鐵釵木杓爲器。砂鍋焉能禁其擊
撞。往歲各市。嘗備數百。即賞夷亦不正視。率謂馬馱

不便攜帶狹小不能容煮故耳。臣已遵照部議許廣
鍋潞鍋價值之貴賤炒煉之多寡以價賤而煉少者
許諸虜以破舊赴官市易新鍋嚴禁商民無容私市
違者照例治罪。蓋鍋釜重器商民攜藏難便。况無厚
利孰甘輕犯。將來得獲舊鍋之鐵可爲新鍋充後市
庶虜衆免急迫恚望之叛邊墩免將來迫索凌奪之
虞矣。

一請給虜酋親屬窮夷撫賞夫虜中以粟帛爲衣食
故捐生搶掠而無忌虜俗視子女爲一體故衣食必

共而不吝。節據俺答暨黃把各酋投書，每稱伊各有
丈人女婿姊妹外甥的親諸人，各領部落，大者一二
千人，小者數百人，去歲求臣同各夷授官，臣未許允，
今各子孫俱有官賞，各親屬未蒙授官，給賞衆咸羞
怨，每將伊得賞賜分給，不足充用。又各部下窮夷，原
無牛馬可市，止依打獵刁搶度生。今既不敢犯邊，日
無一食，歲無二衣，實爲難過。天朝恩澤如海，望乞
請給撫賞，以度生命等因。在順義王臣諭以彼拘留
板升被鹵萬人，種田千頃，歲收可充衆食。邊方錢糧

有限。養軍尚不足用。何能兼給萬虜。本王亦知自給。尚爾求索。老永二枝。去邊隔遠。求索亦少。惟黃台吉部落延住近邊。素稱窮悍無賴。冬肯尚恃打獵。春來愈見狼狽。有畜者每次於巡邊各口。求官權易。一牛易米豆石餘。一羊易雜糧數斗。無畜者或馱鹽數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二三升。或解脫皮衣。或執皮張馬尾。各易雜糧充食。其瘦餓之形。窮困之態。邊人共憐之。臣密遣通丁往來虜中。察其情狀。皆謂平昔恃搶充食。今以畜物求易。尚禁不與。各通丁

卽以趕馬搗巢殺戮責問。間有夷回稱無命者被官軍殺戮。有命者尚得衣食。有馬者被搶趕。無馬者亦無懼怯。今既不敵犯邊。惟有坐以待死。不知各王子何故求和。致衆受苦。此虜中急迫之情。若不量爲撫賞。將來必有諸酋不能制。沿邊肆竊犯者。將致擾農耕而妨工作。阻樵牧以壞貢議矣。此事勢所必至。不可不預爲撫防也。伏乞 聖明擴好生之德。溥浩蕩之恩。容臣等行各酋查將伊親戚女婿。每酋不過一二十人。各照地方。於各鎮原議撫賞內各量給每人

紬段各二疋。布十疋。米一石。餘針線茶果之類亦如
各酋婦例給賞。以結各酋長之歡。仍每酋於春月貢
市時。各給布數百疋。米豆各一二百石。令各散給所
部窮夷。以安反側之衆。其巡邊各口。每遇虜酋執書
求小市。查照臣原議聽叅將守備官。准令邊外各以
牛羊皮張馬尾等物。聽軍民以雜糧布帛兩平易換。
量抽稅銀。以充撫賞。庶虜中貴賤貧富。各遂安生。共
感皇恩。沿邊軍民各獲虜利。免憂竊犯。如各鎮原
議撫賞不足。即以收獲市稅減哨。及原備賞功公費

充用歲終通計用過之數奏繳。或容於各鎮節餘歲餉內。每鎮再准三五千兩。專充正支。庶國用費少而省多。華夷均利而永賴矣。

議收胡馬利害疏

收胡馬

爲照互市之議。本以均利華夷。夷馬之入。本定給軍操備。歷查遼東建州海西諸虜。每歲貢馬一千五百餘匹。朵顏三衛每年貢馬三百餘匹。及陝西西番各夷。僧進馬各有差。俱係畱邊給軍。在京在邊。例給酬賞。行之已久。雖所貢之馬。壯弱互異。而酬賞之額。向

無增減。其在各邊月市，夷畜均利，華夷亦無它議。今北虜之強，衆既非東西蕃夷之比。其虜王之貢馬五百，市馬歲至三五千匹，行之未及三載，而三鎮之市資，即多缺乏。市獲之夷馬，俱憂無措。良以各邊軍民寒苦者衆，即有得過商賈，連年大小互市，易獲牛馬，奚啻萬計。見今各城僅馬牛徧野，已足騎耕。關內商民隔遠，鮮至。間有市獲夷馬，咸得厚利。向因市期未定，一時有難湊齊，故官司不得不多備官價，以慰虜衆之求售。各鎮馬支歲有定額。今二年三鎮畱邊貢

市馬匹宣府鎮共三千二百九十餘匹、大同鎮六千九百四十餘匹、山西鎮五千五百匹、三鎮共給軍馬一萬四千五百餘匹、歲費芻料銀四萬餘兩、故撫臣不敢多補馬額、恐致芻餉之歲增、據科部之議、若謂餉非取之額外、馬可壯之師中、在守臣則計慮增馬之歲支、將貽莫繼之患、又以二年市資之用數、宣府鎮共用過銀二萬六千六百四十餘兩、大同鎮用過銀五萬一千七百七十餘兩、山西鎮用過銀四萬六千八百二十餘兩、三鎮共用過銀一十二萬五千二

百四十餘兩。雖計馬一匹，僅費價銀七八兩。然支用已過各鎮椿朋之正額。故不得不預爲定議，以求爲永久可繼之圖。臣謬當首事之責，不得不轉展耐度，求貽邊腹軍民之永利也。歷查國制馬政，內而兩直各省歲俵備用馬，每匹民間買馬盤費率費六七十金。一遇歲荒，馬死必至罄家蕩產，民累已極。比至解發寄養馬戶，旣吝芻餉，間充騎馱，徃徃倒死瘦損。兌軍不堪，是括民以備馬，而馬未必盡可用也。各邊歲扣官軍俸糧充朋合買馬之需，官以品級，遍扣有差。

軍每年銀三錢。并照年遍追死馬椿銀。俱充買馬之用。每鎮朋銀。歲各萬餘。椿銀完欠不等。雖死馬多寡。追徵難齊。每鎮亦各至數千兩。北虜未貢市之前。每馬一匹。議支官價十二兩。給軍自買。必須貼賠五七兩。方可買馬稍堪。一遇馬死價失。必致軍逃伍缺。是累軍以買馬而馬未必盡堪補也。兼以近年各邊入衛官軍。往返疲勞。用馬既多。倒失復倍。馴致民間馬價騰貴。軍士買馬愈難。坐是各邊歲有兌馬之請。僕寺每有缺馬之憂。公私耗費。今幸北虜納款。七鎮暫

寧歲將貢市胡馬。一備入衛。既免在京兌馬之擾。一
補營額可免官軍貼賠之害。向從科議。各直歲省俵
馬之費。僕寺歲收折價之積。邊腹軍民。內帑外廩。利
益孔厚。中外共知也。且夷馬性耐寒勞。骨任馳騁。雖
大小不齊。均非內地虛臆無力之種。可同惟其性騰
躍。素不堪轡勒之羈。慣食野草。不服料豆之溫。兼以
內地炎熱而夷方寒冷。若非調習喂養。必致瘡癬易
生。近訪得北直隸山西各處商販。連年市獲夷馬。喂
養有節。旋即臙壯。率得厚利。今各邊軍士領獲市馬。



壯健旣多。倒死已少。皆可類見。二年來。薊鎮官軍。每
遇市期。官私各以銀貨市馬。數百匹。各省官價。歲補
馬額。節省財力爲多。亦未聞有以夷馬不服。內養爲
誘者。是知夷馬不堪。內養之議。原非定論。今據各鎮
撫臣通行邊腹。各道詳議。前因除山西鎮原議。應給
去歲解俵馬七百匹。價銀八千四百兩。及連年借支
過山西布政司官庫未補銀二萬五千五十餘兩。共
三萬三千四百五十餘兩。內除本年該扣椿朋銀一
萬二千餘兩。餘銀二萬一千四百五十餘兩。并大同

鎮去歲儘給四營入衛官軍馬二千九百五十一匹
該馬價銀三萬五千四百一十二兩，應聽內給外餘
宣府鎮市資雖尚有餘，止因市馬連年數少，以後老
永二枝果齊入市，馬數必增，價亦難繼。其三鎮市獲
之馬，除山西鎮每歲以一千九百餘匹，聽給各州縣
驛，遍走，即以官價解邊備市，歲以爲常，以寬民力，
以省兌支。旣歲餘貢市之馬不多，即堪補每年各營
倒失馬數。其大同宣府市獲夷馬，通應酌議留邊起
俵，以省公私煩費。伏乞 勅下兵部行太僕寺，將山

大二鎮連年用過應補市資馬價山西二萬一千四百餘兩大同三萬一千四百餘兩各照數解發以補官庫及備後支仍每歲宣大二鎮各預發馬價千匹銀一萬二千兩聽同本鎮椿朋銀買貨充價來年秋深各將市獲上等馬起俵各一千匹或送薊鎮軍門俵給各營軍士騎征或聽京營缺馬官軍赴關兌領騎操免解京寺致軍士往返疲勞其餘剩馬匹儘給該鎮各營官軍騎征或聞從變賣山西鎮以後聽收獲今年各州縣驛過馬價并本鎮椿朋銀備貨以充

下年市用。度在僕寺。每年止費銀二萬四千兩。不過原議千馬之折色。在各邊歲得夷馬數千匹。而省軍民貼賠之百萬。公私攸便矣。

議修邊險疏

修邊險

議照宣府居庸關外東路延永之南。號稱南山。東出四海冶。接薊鎮渤海之險。西聯懷保馬水。當西北路之衝。先年宣鎮歲有虜警。未敢窺犯南山。一以深入內地。官兵追逐。旋即遁回。一以南山高峻。林木叢稠。谿徑不通。其內深林疊嶂。遠護陵寢。旣鮮民居。可

滋虜略絕無道路。可恃馳騁。故二百年來。宣鎮外守永寧。四海治之邊。未議南山之內守也。始因二十九年。大虜自薊鎮入犯。震驚畿輔。後被官兵追逐。未敢復回原路。乃爲內地奸逆。指引繇昌鎮內邊突出。岔西白羊口。直從宣府西路出邊。後因黃台吉老把都部落。節犯宣府東北各路。虜騎嘗薄延永大川。逼近南山。諸將兵力未能拒逐。每延數日。烽火內傳。居庸致驚昌薊。該前巡按御史李某。建議西自南山合河口起。東至火焰山止。建設聯墩。繼築虎尾小壩。深濬

重壕以脩宣東之警。示虜有備。嗣後節該督撫諸臣。查看得先年虜中未知南山爲重地。向未窺侵。今旣示虜爲守。其所築墩牆。不堪拒敵。恐致誨虜內攻。節次建議增修營城。召兵七千。專設叅將分地畫守。年復一年。內山林莽叢茂。外牆守布已密。可恃保障。每年春秋兩防。督臣提三鎮銳兵。趨防南山。雖大虜節犯薊鎮。未敢復出白羊。黃永諸酋累犯宣大。亦未敢輕窺關隘。守云固矣。後因盡撤宣大山西之外藩。歸重南山之內守。歲費帑銀十餘萬。二十年來。費餉三

百餘萬。坐致驕虜窺隙。每秋佯示東行。牽制我兵東援。旋即侵擾山大。攻城破堡。戰守俱困。節該科部建議。勅行督臣。每歲二防。仍駐陽和。守三鎮門戶。控禦諸酋。果虜犯宣薊。方許提兵東防南山。兼備入援。誠爲忠計。臣古自隆慶四年六月移鎮宣大。本年秋季報大虜東謀犯薊。臣提三鎮各兵二萬餘。移駐懷來。月餘。哨明虜旋。即具議題。請撤兵西防。良以虜勢有緩急。布防有幾空。未可守所不攻。舍所不救也。三年仰仗天心悔禍。宗社垂庥。格虜熄烽。內外安堵。

正我乘暇自治之日。敢忘伐謀制勝之圖。每思南山
爲陵後重地。見在墩牆間有踈矮。仍當增修。但念
門戶堂奧。內外攸分。修守緩急。工力有限。故五年先
修岔西扼險各口之墩牆。六年繼修宣鎮各路之外
邊。正以固南山之藩籬。併修在內之城堡。實以奠關
外之根本。其南山軍夫。或調一人俾修他工。或改修
岔西險隘。或補修本路山水衝塌之墩牆。用備緩急。
亦以地居宣鎮之內。外無門庭之寇。稍俟外邊工完。
再議重設內險。又慮本山係皇陵來龍正脉。但可



因勢設防，有難斬山斷崖，恐有觸犯。今據侍郎吳某議，照薊鎮臺規，岔東修臺一百六十餘座，雖可示虜壯觀，但恐該鎮工力有難卒辦，尤恐修完無兵分守，其伐木採石，未免將北山林莽斬伐資用，致疎藩籬。領臣古先年謬議謂守宣大邊境，乃所以拱護陵京，而株守南山，實以弃宣大以危畿輔也。旣該兵部覆議，行臣等酌量緩急，定議修築，節經案行各道查勘前來。通應據實題請，合將南山見在守兵七千餘名，先年除月糧外，仍給客餉行糧。近年臣等分班修

工照班支糧、稍節客餉、今須責令常川赴工、復其舊
額行糧、量給犒賞、先儘岔東急要衝口、敵臺上緊修
築、次及稍緩、并添設岔西守備、專管岔西事務、其大
山口等處營城、牆垣、候岔東臺工有緒、併力增修、大
邊牆垣、與虜相連、虜一背盟、修築自難、工爲最急、原
議三年完報者、上緊催僨、增修補築者、及時營修、至
於邊墩、先儘寧遠之柞口墩、皮布袋衝、增修添築九
座、其餘稍待邊工告完、另議包砌、其在龍門內垣、爲
勢稍緩、工作錢糧已俱題准、無容另議、見經量撥軍

夫漸次補葺。蓋外急邊防。圖維恐後。內修重險。計慮更周。慎固南山。務期經久。庶宜鎮保障。備無不飭。而於輕重緩急之宜。亦克協矣。

酌定戰守機宜以策將略疏

戰守機宜

查得兵部集議內一款。明戰守。謂用兵當審地形。各鎮形勢各別。戰守不可不辨。雖指薊鎮山西而言。其陝西三邊。延袤數千里。中間山川扼險。邊垣高厚之處。即當布兵。如薊鎮之擺守。餘山川平漫。原無大邊。則當備兵。如山西之待戰。此兵家不易之定論。各鎮

防禦之要機也。故有險不修，有邊不守。與無險無邊同。養兵不戰，督兵無略。與無兵無戰同。求以衛民威虜，難矣。今照陝西鎮蘭靖西臨大河，河外多係虜巢，冬深無險可據。三秋尚恃河阻，虜患稍緩。寧夏鎮河西外環賀蘭山險，北路極衝，東臨黃河，北據新邊。西路僻狹，修有新邊，率可扼守。甘肅鎮狄懸河外，山谿盤薄，南番北虜，中夾一路川原，無幾沿山各有通賊溝道。沿途止該哨瞭墩壕，近雖開修邊垣，稍拒零寇。其大舉虜衆，無可拒守。延綏中東二路，沙漠平漫，沿

長七百餘里。舊邊淤沒。各路官軍數少。勢難自守。惟延寧大邊。橫當套口之衝。四時非依牆哨備。則零寇之出沒難支。三秋非畫地擺守。則大舉之攻潰莫禦。當責原布將領。併力固守。倘遇虜衆攻牆。果能多方禦敵。俾虜無所恃。其強衆。是能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方爲上計。其保全之功。當受上賞。寧夏河西各路。果能防範周密。使虜衆無侵。亦當併叙。其延綏中東二路。於甘肅各路。當責原畱各枝官軍。平時各須哨探。嚴明兵馬精練。遇虜入犯。或扼險邀擊。或合兵迎戰。

果能大挫賊鋒。遇回強寇。是能以寡敵衆。以主勝客。兵獲勝筭。雖有損傷。尤須論賞。如守者疎防。失守。戰者避虜怯戰。縱寇深入。殘壞內地。罪坐不宥。是三鎮戰守之大略也。然守牆者。不可徒株守信地。須練馬軍。以備潰牆之合戰。備戰者。不可輒忘守具。須扼險阻。以防零寇之突侵。此戰守互用。使虜攻則莫克。戰則失利。方稱萬全。但勝難預期。兵貴多美。且驕虜深秋。擁衆窺隙。或於邊牆豁澗難守之處。或伺風雨掣兵之時。或乘無牆衝要之區。潰牆深犯。計我伏守策。

應兵馬。不足當虜之半。是虜以衆強而臨我寡弱。欺我難備。奪我所恃。虜爲計得矣。我兵不量衆寡強弱。猝犯狂鋒。不知避銳避強之戒。每致覆師資敵之禍。是不知不可戰而督之浪戰。戰爲非計。或虜已入犯。而猶事沿邊無益之守。或地不可攻而槩布官兵徒資勞費。是守爲無策。臣今已謬行各鎮官軍。一如前議。各分戰守。各奮忠勇。務期成功。勿甘罪譴外。翻思大虜擁衆深入。必以精兵在前。以迎敵我軍。其大衆必擇地安營。輕騎方四散搶掠。是虜之故智。沿邊各

來攻。我復拒險拒城。勿與輕戰。虜將坐困自歸矣。若仍循襲故套。三五合營。聚衆迎敵。使虜得合精銳。攻衝我兵。而縱零騎四散搶掠。非惟兵馬坐受圍困。必致地方大遭搶擄。亦何用於戰兵哉。且虜計奸狡。或伏精銳於邊外。而以零騎近邊。誘我之追逐。或露空帳馬駝於水頭。而伏精兵於近地。誘我兵之出搗。或以一枝攻我之東。而以大衆窺其西。或晝陽兵以東行。而夜率衆以西犯。除深哨定形外。責在諸將。勿貪近利。勿輕遠追。勿因虜稍去而輒怠弛。勿見虜攻衝。

而懷畏避。自足伐謀全師，而不戰屈人之兵，無論古蹟，即往歲郭江之陷沒，失在不知彼知我，輕率浪戰，以資虜耳。黃演之殞喪，患在不審勢審敵，貪功窮追，以陷虜伏耳。瓦榿梁之失守，在時變因虜聚于西而自疎防守耳。此邊人所共見共憤者，監往圖新，責在諸將，臨敵決策，以自靖獻，臣已逐一開示地形，向往預授戰守方略，仰仗皇威，明懸賞戮，如有故違節制，失悞軍機者，令典具存，臣不敢輕貸。

議處熟番以昭威信疏

計處番夷

照得河西熟番，族種繁雜，強弱不齊，富者占據山場耕牧自給，貧者竊窺官道搶掠爲患。國家治以不治，許以易馬，實羈縻之良法。其甘肅兵馬，本以自衛封疆，非爲諸番衛護也。近年各番數被北虜搶殺，力不能支，每以從虜構患，挾求撫賞，甚至羣聚搶劫，拒敵官軍。先年建議督兵搜勦，宣布恩威，非可率事姑息，聽其狡肆也。近據紅帽番族，始以俺答招彼，挾求近邊住牧，繼言遣子入虜，會請求和，畜謀叵測。臣雖批行該道聽近依住，仍加防範，以破奸欺，其餘諸番或

避虜遠徙，聲援阻絕，或被虜搶劫，不能自贖，節據請

此為目前之形，又川土

乞悉屬窮迫，故撫臣之議乞准近邊一百里自修城堡

患于意外矣

厚加撫賞以固忠順，誠閔熟番之害慮交通之患，思

弭意外之憂也。但夷狄之性，危則求援，安則思騁，平

時插帳趨草，山谿阻隔，去邊尚遠，縱有竊犯，猶可追

逐。若使近邊扼險，各建城堡，則盤據勢成，志意驕橫

攻逐既難，撫賞莫繼，貽患將來，尤當慮始。前歲虜搶

西寧熟番，西寧兵馬越境難禦，該道副使周國卿構

陷將官，謬議勘呈，欲將殺虜番族人畜，比照境內損

失參議該路將領之罪。一以長諸番挾持之奸。一以貽兵馬冒險之害。且大虜往返經過邊境將官不能阻邀。尚計兵馬虜勢之強弱。若以搶番人畜論罪。殊非國家設兵守邊之法紀。又土魯番王速壇馬速先年自立謝恩。部議已准。五年通貢。各貢使尚未到京。去歲春初。據肅州道副使張蕙呈稱。續有新立土魯番王黑麻速壇兄弟八人。投遞番文。內稱已將馬速王子拿送西去。伊兄弟自立爲王。求請通貢。事屬悖逆。臣駁行撫鎮該道執義阻回。俟查彼中爭國實跡。

另議容否，延久未報，竊照各番狡詐百端，貪橫叵測，必須執義裁抑，方可懾服，夷心永絕，禍階伏乞勅下該部酌議各番應否容其近邊修築城堡，及目前恤賞之規，以後被虜之罰，應否與境內殺鹵人畜，通論將領之罪，如果逐虜報効，獲功比照官軍，必須重加優賞，其土魯番後次奪國求貢之使，應否容阻，定議行該鎮撫鎮遵行，以定華夷之分，以昭威信之施，庶免貽將來殷憂焉。

陝西歲費軍餉疏

陝西軍餉

理財之道，費出有大小，省其大，則小者可並省，大者費則小者雖省無濟也。歷查邇年戶部之議邊費，率謂嘉靖初年止五十九萬，至二十八年加至二百二十一萬，至三十八年加至二百四十餘萬，四十三年又加至二百五十一萬矣。以致歲入不給歲出，是誠然矣。其內府京倉各項之正支，視嘉靖初年之增損，該部所悉也。中間豈無大費可省而小費可節者乎？此非邊臣之敢預聞也。至于各邊之增費，大都十分在薊鎮，十七在宣大，遼東山西十二。而陝西四鎮，惟

延綏世廟時虜之劇患在前門及宣大兩陝西四垣因增入衛兵馬之支其甘寧固歲額稍增十一級故新額增減之數不同此可備查

京運視嘉靖初年原數非惟未增抑尚多減革拖欠未解也。歷查陝西四鎮見定額餉甘肅鎮歲額京運五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兩嘉靖三十六年以前則歲發銀一十萬二千五百兩今減其半寧夏鎮歲額主客四萬五千兩嘉靖十八年以前則歲發銀七萬兩二十八年以後歲有減發至三十八年始定今數歲減銀三萬兩固原鎮歲額主客五萬兩嘉靖三十年以後則歲發銀七萬三千四百餘兩至四十五年減

去二萬兩。近年益以召募游兵一營。糧料草銀四萬共九萬兩。視舊額增兵馬三千。止加銀二萬兩。延綏鎮嘉靖四十四年以前。因挑選入衛遊兵四枝。歲發主客兵銀三十一萬九千八百六十餘兩。四十五年減主兵銀一萬二千六百餘兩。共歲額主客二十九萬七千二百餘兩。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自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摠計兵四十餘萬。馬十餘萬匹。以分守紆遠之邊。無所不察。

南畝北虜。四時戒備。而防秋防冬之調遣。守關守墩
之行糧。一歲之費。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
民屯鹽糧。視它鎮之半。請帑銀者不類。通查陝西八
府二都司各衛民屯邊餉一年。該民運本色糧一十
四萬八千一百二十餘石。折色糧銀八十二萬九千
七百八十餘兩。本色草八萬六千五百七十餘束。折
色草銀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各衛所屯糧八十八萬
二千七百五十餘石。屯草二百四十三萬四千七百
八十餘束。中間其存留四。王府祿糧官吏師生俸

折各項倉糧驛草。視邊餉尚增倍。差不與焉。是陝西民屯稅糧。視各省爲獨重。軍民終歲勤苦。除每歲全完外。其拋荒災傷疲累縣衛。惟歲有拖欠。則老家步軍經年無支。或僅支數月。未或別有請補。或將京運妄有撥給也。各鎮事規不同。芻糧貴賤互異。本色半年。每月軍或六七八斗。而全石支者無幾也。折色半年。或四五六錢。而計所糴貴者。僅得五六七斗。賤者亦不滿石。是軍士之支。視他鎮月支全糧。仍有行月二糧兼支者。多寡迥異也。馬支在邊各鎮。僅半年。以

夏秋就牧。而冬春始支草料。其陝西鎮有終歲無支。責之屯丁供養。遇調遣始支客餉者。雖固原中正二營聽征軍馬。冬春止支料價每月三錢。而草亦終歲無支。延綏草料俱無本色。議支折色銀有差。近雖量議稍加。率不足易買。每馬日草一束料三升之數。視他鎮歲馬全支者。所省尤多也。其各鎮客兵之支。遠調數百里外。日支行糧一升五合。本鎮近調百里外者。日支糧一升。馬匹草料既支客餉。即省正支。擺邊之月。本折兼支。步軍半月之米。僅折銀一錢二三分。

不足買米一斗。稍過者。攜有些須盤費。尚可補湊。充食。而貧者。食不充腹。凍餒不禁。視薊鎮。客兵日支銀五七分。及糧數升者。苦樂何如也。是九邊之中。陝西四鎮之費。帑銀之數。少而他鎮之費。爲更多。陝西之軍士。歲經戰陣。日與虜臨。芻糧支少。寒苦爲獨。惟視他鎮。或經歲無虜。或芻糧充裕者。尚爲安便也。今當與其費之多者。查議節省。不空復於少者。而仍計減削。以重苦之也。又邊腹之費。惟軍職冗濫。爲尤甚。軍不加多。而官增數倍。俸增鉅萬。一官之俸。數軍之糧。

也。故各邊軍有逃亡而糧無附餘者，冗官食之也。臣
愚於受命督臨之初，亦嘗條議一節冗俸以勵軍職。
已經具題，該戶部覆議得臣所陳議，亦是務節用以
寓激勸之意，但軍職世襲月支俸米，皆祖宗舊制，
其比試考選軍政激勸之法，未嘗不備。若遽如所議
更變減折，恐武職官貧寒者多，而益不能自立也。
但俸米雖出本部，而職掌專于兵部，可否宜在該部
議覆。若以事體重大，擅難輕動，臣則以爲宜從舊制。
通候兵部再議施行等因，備行在卷。今該建議諸臣

亦皆以軍職之冗食當革爲言。而戶兵二部未卽允行者。誠以在京武職之衆。議論之多。憚于定制。而不敢輕議也。臣嘗以宗藩祿米。今值不繼。尚可于訓之定制。量議減折。而軍職獨不可于不堪策用。輦議減折爲言乎。誠如該部之議。是視軍職反優于宗藩矣。若果京衛侍衛軍職原無加增。可免另議。其在。外各省各邊新官旣衆。舊官不堪策用者。量議減折。則每歲減支糧若干。即可省邊儲京運之數。不猶愈於裁減一二雜職文官以無損益於邊儲爲得計耶。

伏乞 勅下戶部悉心檢查各鎮邊儲之報某鎮視
嘉靖初年爲增多而兵馬是否已增強衆某鎮視以
前年分爲仍舊爲旣減而兵馬僅未消耗某鎮兵馬
之支爲獨重可量議裁減某鎮客兵之支爲獨費可
量議節省勿以地之遠近而異其支勿以議論利害
而忘其實將見費之大者漸省而少者可無煩剝削
之苦官之冗食旣節而歲省將不下數萬帑藏庶可
繼供而各鎮咸遂裒益矣